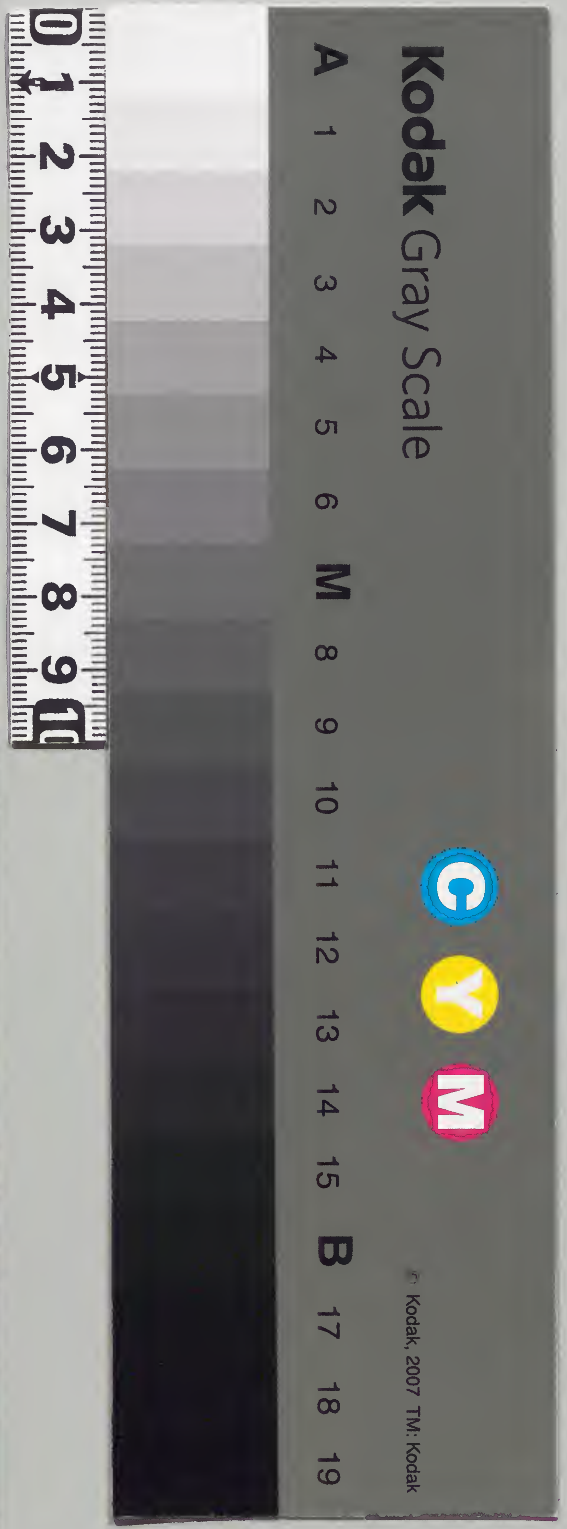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吳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3
冊數	40 (33)	
冊號	280	1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G Y M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 checker

x-rite

MSCPCC0411

x-rite

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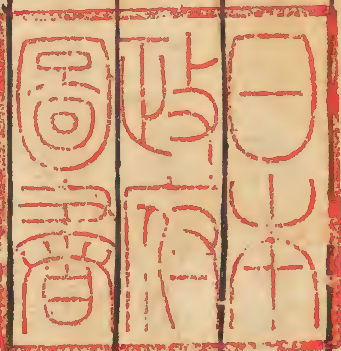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吳三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
 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
 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
 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

孫亮主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淺草文庫



三國志

孫亮

潘皇后

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後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
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
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天
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
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
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
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
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
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

諸葛恪
滕胤受
遺詔

呂岱
城東興

全皇后

嘉平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
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實錄云諸葛恪
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
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
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
以峻為丞相封高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孫峻殺恪

三國志

吳書

卷二

三

吳侯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天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隕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留贊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臬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

壽春

高亭之捷菰陂之敗

孫儀等

城廣陵

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太守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咩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為鐘立廟稱太祖廟

征魏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

三國志

吳書

孫亮

公

代

軍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還據等聞
綝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
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
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誅綝
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
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
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巴西大赦改年辛亥獲呂
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
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三年春二月甲

亂被獲

孫憲
正惇

始親政事

亂軍政

小小聰明
無正人輔
道烈不久
矣

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
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
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
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
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
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
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唯邪亮後
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密中
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

三國志

卷之六

亮

紀 瑣事不足

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取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被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官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

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救那

會稽南部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臣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繚率衆救壽春次于鏞里朱異至自夏口繚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孫亮

子密等

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鄒
胃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
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繇自鑊里還建
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
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殺文欽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二月司馬文王克壽春
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
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林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
日亮以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繇九月
戊午繇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全尚
劉丞
擅廢

孫休

臣會官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琊王居虎林四月權

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

徙郡
李衡

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
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迎立
董朝

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繇使宗正孫資與中書郎
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繇等所以奉迎
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于休

之是日遂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已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廡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繇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

益秘

張布

釋李衡

此一事甚見作略

其以大將軍繇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于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芋衡有入人物之鑿往于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制曹郎木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徧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

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後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左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

不治家亦免禍一要策

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綦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其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

宅上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及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權臣典兵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繚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

百役

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黨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填之。休聞繚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繚，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為中軍督。

誅亂

三國志

吳書三 孫休

張惇
張向

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以
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
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
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
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
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
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
以隆風俗

建學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
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

農桑

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瞻必須農桑管子有
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
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
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由漸廢見穀日少欲求
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
傷坊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
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

漢人貴粟
所未道

可及及之則臣王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矣
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
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嚴密

清里塘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
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
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
自殺衛送者伏罪

亮自殺

吳錄曰或云休鴛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
陽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周

石偉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
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
詔

田俗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
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
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
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
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
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

正尚
下居

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
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育不受晉爵年
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
更生穿土中出

太皇后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

太子寧

壬立子寧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
其各互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

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
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
已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
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首
酋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寔寔音如兕觥之觥字
羿羿音如玄磧首之磧次子名相相音如草莽之
莽字显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
下寬大之褒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
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
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

濮陽興
孟宗

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臣松之以爲傳
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
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
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典之音
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瓊
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于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
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
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官眷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

堂曜
盛冲

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
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
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
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聞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
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
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
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
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
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
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

禮

三國志

吳書三孫休

三

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伏答曰耶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魏魏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玉時布爲左右將督素息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媒瑕短懼懼涕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布可惜

臣松之按察戰吳官號今楊都有察戰巷

交阯反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誦誦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誦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救蜀
蜀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豫章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予電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電以託之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掘冢
治城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

安

璧三十枚，籀戶，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可朽之效也。

孫皓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亡，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獞叛，國內震懼，愈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

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賤太后追謚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掾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滕皇后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精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翕然稱為明主

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荀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徵命齋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容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未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

誅興布

外戚

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
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
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
民獨懼其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
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况重
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揆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
命夫料力忤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
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卽順屈已以寧
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
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

或獻書於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章第結
歡弭兵共爲一家惠於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
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
土期於大同雖垂干戈固不獲已也

其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遺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
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
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
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
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

紀陟

錄曰陟字子上丹揚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宗干寶晉紀曰陟珍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友陟此對不猶愈乎吳

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
陟以有交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
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
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
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
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
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
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
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

通設朱后

祭休子

都武昌

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
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
晉受禪

晉受禪

張儼

弔晉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
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歿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
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
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
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鏑鋒鏑思不辱命既
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

何

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佑尚書何植並
結縞帶之姪

陸凱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戈陽可襲而取皓訪
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
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
蜀有兼王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左彊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
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
由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
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

丁忠劉纂之言亦可

施但友

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
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謙自殺

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
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
但等敗走獲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
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
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
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

三國志

吳書三孫皓

正

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
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楊為吳興郡

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
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闡立乃至百王
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揚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
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
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
烏程

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都建業

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彥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
宮

土木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大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
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
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
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陸凱諫

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

空
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謬人曰松
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平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

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晃等所破皆
死兵散還合浦

立子瑾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

虞汜

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

九當作九

陶璜

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
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殺導將

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烧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

月左大司馬施續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勗在

殺馮斐擅徵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

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

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擅殺
伏誅

華覈

三國志

吳書三 孫皓

五

交趾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
運命歷數事玄詐搆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
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
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
此天命也即載其毋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
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
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
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是歲汜瑁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
屬

破交趾

瑁有奇略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
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
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
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瑁曰霍弋已歿無
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
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晃糧盡
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捷為人晃捷寧
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
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
浦歐血歿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

三國志

吳書三 孫皓

二

魏毛昺

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昺壯健欲赦之而則子介固求殺昺昺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昺詰之曰晉兵賊昺屬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昺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昺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孟仁仁母

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

李肅

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詔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筭復使為官益優之

三國志

吳書三系附

六

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毋嗜節，冬節將至，時節尚
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節為之出，得以與母，皆以
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
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
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
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
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誠聞一快
事然吳愈
驕矣速之
亡矣

酷吏平

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徵之。
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
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憊月餘亦
死。

何定好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少張布追改定名為
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
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
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
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拔劍誓勗於皓，皓

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饗、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劾弟也、遣使者徐粲、詠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生刑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十一月、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

龍妾侵市

失刑

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寵、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想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曄卒、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修建安作、

郭誕

郭曉

郭士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曉、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曉進曰、曉今自在曉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出于已、非府君、罪、吏上曉、辭、皓怒、猶盛曉、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

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
資躬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
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于國亂紀疇以嚙嗜之語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
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食垢藏疾不彰之
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
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怒實由於疇謹不
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
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侍建安作船疇亡時
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疫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
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
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
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
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

車浚
張詠

三國志

吳書三

失刑

張詠不出筭籍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

熊睦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

肌

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

如石

詐書

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宰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左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授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各曰石室在所表為入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用處至陽羨縣封

計禪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擬石文

孫慎反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

張儉誅

騶子張儉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儉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儉不良上表云若所儉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儉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誹告彈曲承言收累囚圍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儉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郭馬反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痲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封實廣州戶以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

三國志 卷之三
三
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張悌

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于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

陶璜

海濬

晉書

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菜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驂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

紫醕

三國志

魏書三

卷之三

史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固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官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與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昭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昭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脍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

虞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則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

三國志 吳書三
之文多不悉載

伍延漳

沈瑩

孫震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所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潭。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戡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在七卜，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

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沈瑩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

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攄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入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

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驢武，民勞卒弊，競干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公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沉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碩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

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親自往牽之。謂

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宰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歿。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理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

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皓昏皓惶憤從之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亦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昏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囚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

昔小令得二萬六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殺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存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木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貽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

勞

其語臣不
言而及其
亡也言之
夫

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
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績不能懷集黎
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
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竭
率眾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
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
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
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嘆於下觀
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
孤所招也瞋目黃髮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曷

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
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
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
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瓊質穢任重
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
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
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
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
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
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金

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其
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昭降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襪延請相

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
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
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
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皓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
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

歸命侯

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
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
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庶諸
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
篤其妻子各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
比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
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
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
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煖煖外射諸兒畏之

三國志

吳書三

卷

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鈕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見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及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顧野曰吉

唐

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典在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好善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及其

災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昨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後。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陪

罪爲通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滂室菴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恭行天罰。伐罪弼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諺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諸虐乎。且神旂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命。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

孫盛
孫盛

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
清宗枋蒸禮皇祖於蔣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
踰邑嗥鬪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
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
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摯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虞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
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
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攻

同方者以類附等勢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將非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
紫闥挾天子以念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
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
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盜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
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輳猛
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

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
宣其加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
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
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
爭衡矣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淫鄧塞
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
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嶺之

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
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
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
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斲財
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
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
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
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

而守長戟勁鍛望颺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俗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起輶軒騁于南荒衝朝息于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向肆虐景皇幸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冀立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未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

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
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
勸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言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接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于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
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
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畏宮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謀士之策故魯肅一而
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奮游田

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剖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
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
躑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耳以直凌統之孤登壇
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
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譏朕何宮室
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
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

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動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瑜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

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乘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山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

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回捷獻俘萬計信哉
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
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蹶夫太康之役衆未
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
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
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
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

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
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嶮
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
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遠經
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
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
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
其七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三
問
所

